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五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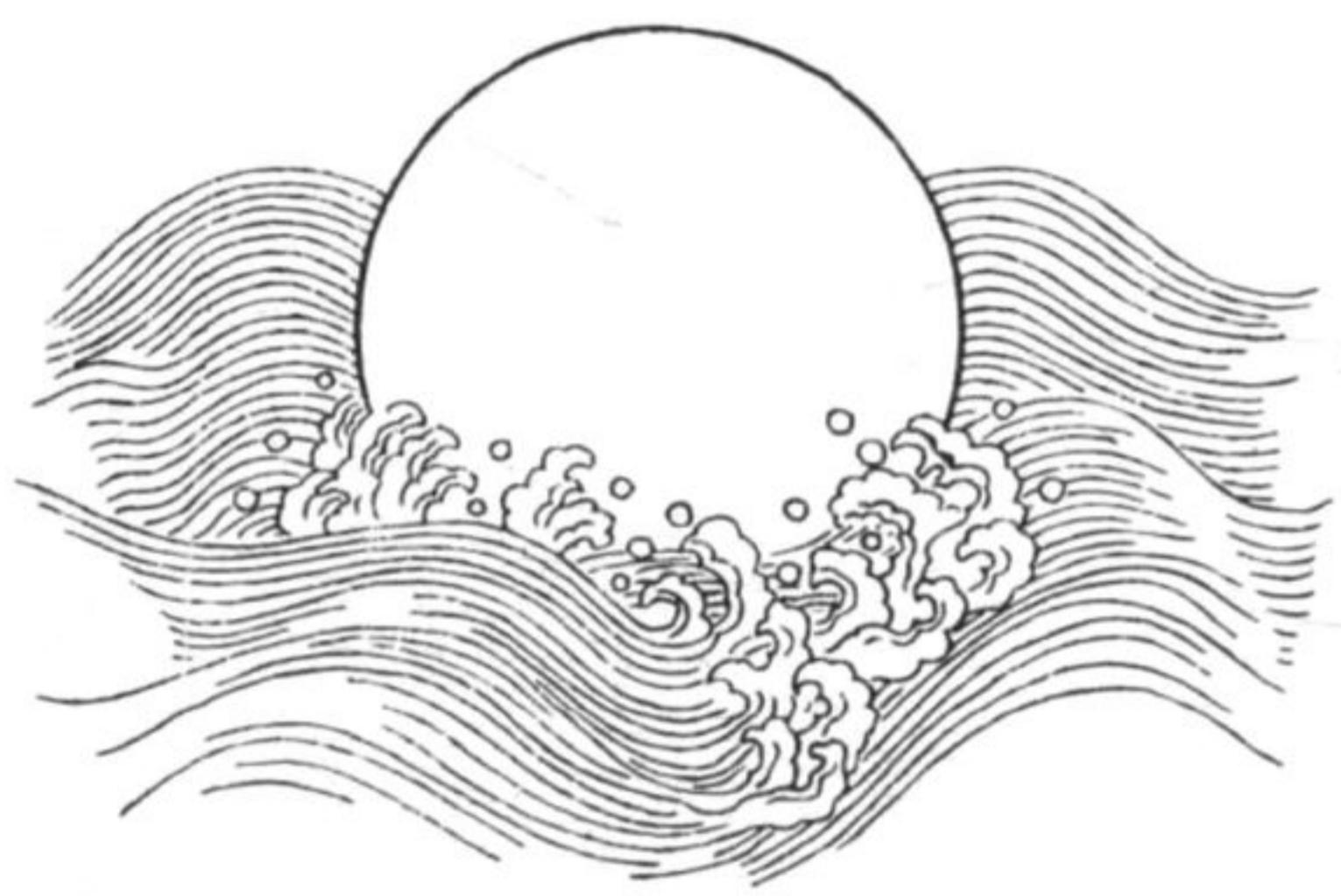
第二十二冊

黃山書社



「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重點項目





(明) 魏大中 撰

藏密齋集一十五卷

明崇禎刻本

同里錢士升誤

君子扶天常、効國是。猶有是非兩端。是還是非。還非易簡理得。而天下治矣。是非之釐亂也。起於學術之不正。而成于封畛之互觸。今有事于此。本是也。則必有是而似非之一說。是者一解。其是者百。而真是晦。本非也。則必有非而似是之一說。非者一解。其非者百。而真非晦。晦之極。暭暭應應。幾于長夜之不旦。而迨夫霜降水落。

錢一

雲散天開。向所謂真是真非者。炳然昭揭于天下。則豈非至變中。有不變者存。而特待時以發皇也耶。吾友太常廓闊魏公。自爲秀才時。卓然以名教自任。及官大行。拜給事中。由戶禮歷吏都。維時一陰孽牙。堅冰將至。公斷然引繩力爭。大者爭封疆。爭三案。爭中旨。非直與小人爭也。且與世所號爲君子爭。于是忮者圍集外庭。之小人與內合。所號爲君子者。又與通內之小人合。而公遊翼之殼中。逮詔獄竟死矣。當公

杭顏廷議時。夫其口衆我寡。而公之處勢常孤。公之据理必勝。貴賤不能奪。鋒鏑不能撓。卽與同臭味者。不無回容委蛇于其間。而必不肯稍紳其說。公自譖不云乎。有謂不隨時者。有謂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親者。夫公方以是非俟之千餘里之外。千餘歲之久。而豈地與時可得而親疎者耶。余嘗貽公書。述范忠宣、同已異已之說。公復云。忠宣論同異。未論是非。是非出而士乃始知舍生而取義也。公被逮時。樸被就道。余送至吳門。笑語如常時。此與劉驥之鼻鵠如雷。徐有功殺之三宥之三。而神色不變。何異。則以是非素明。一切禡福。不足驚其神耳。夫千古是非。必折衷于孔子。孔子作春秋。取當時亂臣賊子。口誅而筆伐之。而付知罪於不顧斧。錢何凜凜也。自此義不明。于是有調停。于是非者流爲鄉原之同塵。而又有倒用其是非者。涉于戰國之捭闔。茲二者。卽賢者或蹈焉。而卒以自誤。誤天下。公師事高景逸先生。先生之學。以

格物爲宗夫是非者物也。是是非者物也。此

孔子作春秋之大主腦也。公學有師承而又天

植其骨獨立不懼。凡所持論總直致本心之明。

以行三代之直焉耳。公歿三年今天子除兒

剪逆昭雪忠魂。于是公仲子學濂走闕下刺

血訟父冤。天子惻然太息。詔予公贈錄祭

葬及三代誥命而公一腔熱血灑滿大地者若

出重泉而耀白日向使公不死遭遇聖明豈

不願爲臯夔無爲龍比而惜乎九原之不可作

也。仲子哀公遺文凡奏疏、尺牘、雜著、年譜若干

卷皆公就逮時途中手所贊次也屬余爲序夫

公之節義文章與日月爭光奚藉余言而余先

序孝子集今又序公集庶後死者得附忠孝以

終古也。

藏密齋集序

海虞瞿式耜撰

男兒頂摩太清足踏八埏朗朗乎如日月之經天何事不可爲。自數椽簷瓦橫截英雄遂使其

氣不能上衝霄漢屋居久則預憂露坐之風霜

裏衣恒則先愁裸形之寒慄營營如醯雞之在

罌盆豈復知世宙有所謂綱常名節者哉孔時

一生得力全在爲諸生孝廉時瓶無儲粟未嘗

有簷下想入其胸中以故浩浩落落之氣不受

序

瞿式耜

盤曲然每見英俊之士開覽古人千秋可揖飛觴自命生死鴻毛逮至榮華薰染動骨日化柔腸又或痛苦憂煎烈士不能慕義故夫不登仕宦不入閭閻槩而語丈夫皆未敢必之詞也則又何以故哉蓋孔時胸中非徒以廉節爲高尚觀其集中上告君父中告寮友下告子弟皆確

然有石畫以與人實實可見諸行事者是故官居諫議而夫人未嘗一日下機逮繫幽囚極刑無愠皆非有所矯而爲之以爲臣子之事當如

是也。假使其胸中無卓然自有安立之處，則邪氣晦冥之時，能不失其身。卽爲賢者，中流遇風，壯夫失色。諺云：死生之際亦大矣。夫人懷忠壯之志，乃至關木索，嬰金鐵，毀肌膚，斷股體，臨死之際，凜然惟有二祖十宗。臨之於上者，千古而上幾人哉！吾獨恨甲乙之歲，乃有謫其爲謫，且陷其爲貪爾。時王法固不可問矣，獨不畏鬼神之在前乎？卽如遼陽一案，觀其書疏往返，幾數十見，未嘗有一字假借經撫，而坐此論死，于百年後讀其書，有不拔劙起舞者哉？惟謂嫉惡過嚴，優容不足，庶幾近之。然亦安知其胸中確然自有繩墨，世間曲相自不堪受，彼一彈耳。昔伯夷居北海以待天下之清，彼胸中自有所清者，雖永清大定，猶有塗炭之灑，況當亂臣賊子，人將相食之時，而欲使居諫垣者，禁不發一語，然則必使天下鬢眉盡化爲女子，人類盡化爲狐狸，然後可以稱大賢耶？嗚呼，淮南欲謀反而憚汲黯，曹操欲跋扈而憚孔融，凡亂賊

欲舉大事於天下，必先剪其所忌，而後動於惡群賊，不殺孔時，上父周公之號，未敢明目以告於世也。是以古之王者，必崇獎節義之臣，以風示來世。聖明御極，首事旌忠，而魏家父子，優恤尤篤。今其仲子，且盡發其文章以行於世。朝廷之賞罰，斯民之是非，相夾而行，其所以風天下萬世之爲人臣，爲人子者遠矣。

序
卷二十一
數十見，未嘗有一字假借經撫，而坐此論死，于

序

卷二十二
三

藏密齋集序

鹽官陳梁撰

卒遇賊以刃刺我父兄子弟我以空手格非不愛肢膚不審敵之數也憤急不及顧當鬪熾未嘗已罵辟若是然此輩何足與較邪正是非干將莫邪不以殺狗屠猪當鬪敗未嘗罵亦辟若是今日罵闇不足奇死難諸忠臣亦決不以譽爲德而諸先生志行胡可以弗別學識胡可以弗論哉聖人出諸先生忠誠昭然日月繫天

序

東一

天下無知愚賢不肖悲其死之冤恩見其人不可得于是忠節公同里諸正人刺公遺言以傳

日公之志行在是仲公子子一謂予非泛然交

宜有言嗚呼痛哉予何言記公逮予送至吳門

問長途何作日讀易耳他不復經思予曰易首

乾卦遯離長日時甚追專讀乾所以處患難盡

是公額之曰葉台老別時日知進知退知存知

亡正憶其言時周忠介毅然日予昨退今亡乃

是不失其正公日吾今胸中實灑灑然空濶前

路閒無事消遣惟此一卷易耳嗟嗟人皆能言

公志行之光未有能言學識之大存此一夕公

案可耳夫復何言及今那人讀易歸正正人讀

易歸之大不愈讀陰符咒壓諸書乎梁夢環鞠

南京歸義士爭拔其鬍髮無一絲畱倪文煥聞

之懼次日就鞫自剪其鬍笞責時惟言犯官悔

之晚劉志選老病以敝筐挑入對簿蟒玉崇尊

次第褫殘則亦可爲今之執拗從邪者鑑矣東

隅潰決于欲以公集塞海日希見湯平王道卽

序

東二

地獄諸君拜讀此集如梁王水識閻老未必不憐而赦之

同里曹勲撰

廟園之血既碧子敬之骨亦枯

天子優詔竝祠忠孝光於日月顧海內人士習知忠節立朝大端事上行已兼有應山吳門諸君子之風獨子敬死孝爲諸君子所無于是聞風者愈益惋歎恨不得起子敬而人親見之夫不見子敬誠不能以盡子敬第見其少不見其老卽子敬亦自恨其未盡也無已則有遺文在

大一

失老母故方寸旣亂決辭先主卒至汎嘿終身無尺寸穎暨於孟德之世今觀其決去後屢勤孔明事後之思則元直之生平略可想矣故天下之大有爲人必天下之至性人也求仁得仁直可浮雲呂散況尋常竹帛而姑托隱忍以就功名是志士之所羞而仁人之所深痛矣則一死已足盡子敬又何憾焉子敬幼負雛鳳之譽

大二

終童早逝文傳其人令伯陳情人傳其文讀子敬集而不爲欷噓憑弔者必其未嘗爲人子者也方忠節初就逮慎慮覆巢戒子敬母從子敬不出一語亦不墮一淚第越夕相見兩頤頓削緹騎嚴促則變姓名毀衣服策杖負餚尾於數十里之外匍匐燕市晝伏夜出百計圖所以寬忠節者而不得而竟以忠節之柩歸一苦喪側號踊無時非親朋弔唁家人罕得見其面骨立數月至滴水不能下咽而絕嗟乎子敬平生所

一日數行下未總卯下筆千萬言立就而十餘年間爲制義功令所浮沉故未暇盡肆其力於千秋業且禍出非常一蹉跎絕卽子敬亦不自料其遽止此德操千古藻鑑早辨伏龍功在帝王如券取質而士元竟中道殞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藏密齋集總目

奏疏八

卷之一

自譜

卷之十

詩

卷之二

奏疏一

卷之十一

雜著一

卷之三

奏疏二

卷之十二

雜著二

卷之四

奏疏三

卷之十三

雜著三

不總目

卷之十四

書牘一

卷之五

奏疏四

卷之十五

書牘二

卷之六

奏疏五

卷之十六

書牘三

卷之七

奏疏六

卷之十七

書牘四

卷之八

奏疏七

卷之九

卷之十八

書牘四

書牘五

卷之十九

書牘六

卷之二十

書牘七

卷之二十一

書牘八

卷之二十二

書牘九

卷之二十三

書牘十

卷之二十四

啓

卷之二十五

制義

藏密齋集卷之一
嘉善魏大中孔時著
自譜
萬曆三年乙亥一歲
余世嘉興遷善鄉三十五都北區東二歲圩人可考者以洪武間諱伴者爲初祖祖壻于徐成三十九年成三編成于雲南大理衛徐氏絕則以壻家補伍予家乃世隸軍籍焉宣德中析嘉興爲嘉善因爲嘉善人今在大理者爲真公派在嘉善者爲成顯二公派成顯出于海海配金氏真母亦金氏又所傳真子暹寓成顯二公書稱叔父真成顯似同父兄弟也成一支絕顯爲予高祖高祖四男子仲子爲余曾大父隱齋公隱齋公生南川公南川公四男子仲子爲繼川府君府君以余行人滿考移贈行人司行人再以余選授工科給事中以光宗登極恩贈工科給事中已余陞禮科左給事中時以皇第一子生推

恩贈禮科左給事中。已又以余陞吏科都給事中。以今上登極恩未補。補贈吏科都給事中。先是爲行人時。行人尚仍八品之舊。先

孺人薛不得贈。後三贈皆孺人。邇追奪之。命無虛日。余罪至勤。緹騎而未蒙褫削。恩特隆故。敘次獨詳。稱府君。先都諫。先妣孺人焉。先都諫。既以仲子任大父里第。家破田廬

服物朝夕鬻賣。盡嗷嗷五口。盡賴先孺人十指矣。旣屋廬蕩析。而先孺人又姪予彌月。戚

族以入產婦相戒。獨先孺人之四叔母子贊

而獨居。畱與同居。及宿衾裯敝爛。先都諫先

孺人時割紉其裾。輔之寒。或益以短策。不能支也。蓋是時先都諫每晝出與人象棋。而孺人拮据支吾。生人之趣都盡。一夕腹痛。起据

蓐。壁棟間火光熒熒。先孺人以爲鬼燒疑不

祿。而火光緣棟上升。至脊梁正中。而予生時。

先都諫睡夢中。則又若夢見兩童子執燈導一金冠緋衣少年者。入臥室。遽然起。則聞予

哭聲矣。時十一月十四日亥時也。先都諫自是決意教子。身爲蒙師焉。四年丙子二歲。

先都諫授蒙于鄖家村。徒家相就。二姊歸于吳。先孺人腹予而紡。日溺汁漬腰幘。以爲常。五年丁丑三歲。

六年戊寅四歲。是歲先都諫授蒙于陶之凌巷。徒家相就。日置予于牕。授諸弟子誦。予聞所授孝經。大學

諸書誦。亦日漸成誦。

七年己卯五歲。

八年庚辰六歲。

是歲先都諫課予讀。讀能彊記。課偶語。頗能捷應。嘗引以對客焉。

九年辛巳七歲。

七八歲時。每就枕。先都諫口授古忠孝節烈事。一二條睡醒即令占昨所誦書。讀暇。先都諫假予散步。輒詣先孺人緝車側。先孺人背

常負痛命予奉背、或散步、每有做官何所事
事之想。

十年壬午八歲

是歲始出痘、痘愈先都諫課讀、五帙竝授、每
授十餘行、過目輒誦、誦已輒亦善忘、新授稍
快、溫習稍苦、先都諫因命予徧授諸弟子誦、
習小楷頗工、復命予徧授諸弟子倣、人稱爲
小先生、諸弟子有持画扇者、好爲小咏題其
上。

六 目譜

一之四

十二年癸未九歲

八九歲時、家常并日而食、或野菜和米作粥、
浙粒飼予、先都諫先孺人及三姊徒菜羹耳、
至課讀、稍弗中程、筆抉輒數十下不少卹、先
孺人護之、每中杖已而徒泣、南川府君見之、
間爲流涕曰、一兒忍乃如此、先都諫背予、向
南川府君流涕曰、正復不忍耳。

十二年甲申十歲

予時于村童中、頗負穎異之譽、抱女者多欲

得以爲婿、先都諫意在能佐予讀者、氣類不
能佐予讀、雖富不許、而外父錢公惺寰、擇婿
頗殷、先都諫以爲庠士也、讓昏焉、

十三年乙酉十一歲

錢公旣急予婿、而先都諫復急予讀、先都諫
時從人言少、所業師、賀正泉之嚴而有益、幼
者因詭言錢業延賀爲師矣、先都諫因命予
赴錢壻、而錢實未延師也、去錢數百武、有尤
濟涌先生、因徧附學、不一月而錢徙居、從師

六 目譜

一之五

不便、仍歸學于家塾、先都諫日有廢讀之憂
矣、

十四年丙戌十二歲

錢公館蓮花涇徐氏、予徧隨學、未幾錢甚病、
主人亦死、呂雲岩先生館予族、因徧附學、數
月無益、

十五年丁亥十三歲

是歲先都諫、徒館于趙巷蕩之短浜、族叔月
臺、合孫竹亭、拉朋徒十餘人、延沈玉臺先生

其業先都諫率予徃附月臺弗許彊而後可、
蓋人情忮予之慧憎予之儇幸予之貧奪予
之便謂可以終廢業也未幾嗾沈師謝予予
詢之故曰汝日偕某儇予日既兩人儇則奈
何謝予一人辯出而先都諫急縛予謝過杖
予至流血沈師乃許卒業既自欲行文不可、
則又私自行文不問何題凡所聞見必能拈
入成章焉入秋遷館于孫每見竹亭與君典
叔及沈師述少年從王龍谿遊誦說陽明止
八日書

十六年戊子十四歲

是歲大饑錢公聚徒數人予與之俱李全吾

者錢公之女弟夫也愛予之質時稱說于鹿

吳葉公葉公見予文則又大奇予文謂宜置

之好師友間于是沈元封先生願授書元封
之兄心陽則願授粲鹿吳先生若主之焉者
率予請學焉未幾有試事予試輒弗利又弗
竟學九月叔父君興省試不第歸先都諫日

裹米一升越旬日雜置魚匹之屬令就叔父
學叔父旣感先都諫之生之又憐先都諫之
志而恐其弗遂虛予之質而底于無成也說
書則叔父不躬說書而令予說書弗當則更
令說書而終不自說書或四五更而弗當常
笑曰女初說已近吾怪女之穎而思弗沉耳
謂作文之益不在作文在閱文每閱先正一
文輒閉不令閱先以其題令口占一篇大意
弗善則令更占占數過而後閱文又不令竟
不自書

閱或閱半而令續或閱遍而令偶於是規矩
準繩轉折淺深之妙大進當意則賡歌互答
如對好友不當則長跪至丙夜呵切弗休予
文章之有根基三冬之力也

十七年己丑十五歲

先是先都諫廢箸時三叔如川公曰兄箸總
廢耳不如以其可基傍基者歸我我以其野
田易兄至是先都諫蕩析者垂二十年族長
者弗能平勸三叔以畝餘歸先都諫三叔之

入人質賈者則先都諫代輸之乃先都諫日

得之而夕售之充予脯脩麋鹽之費從金鳳

臺先生于俞氏族長者弗善也姍笑籍籍予
又嬉弗銳于舉業每一追憶痛恨欲死

十八年庚寅十六歲

先都諫既貧甚東脩所入不足以充衣食又
極意于予之脩脯脩脯固不足以入時師之
目而養殮又弗時繼錢復貧歲踵饑業阽廢
君與叔父愛予甚時念此兒不成則已成必

八自謗

越歎數以此堅先都諫心時偕友人讀書于

邑之東塔則載予與俱又徙于陸莊則與俱

之陸莊不數月叔父病甚就醫予徯徨無所

歸徒家墾耳一日聞叔父病甚且徯候值表
戚沈少蘭謂若叔有極美意思亟見若若奈

何弗亟徯詢其故曰若叔未子病且革意嗣
若矣予曰幸爲我謝叔父家大人止予一子

予嗣叔父予父又誰爲嗣者叔父家固康病

尋瘥自是不第愛予且敬予有事就而相商

如成人矣

十九年辛卯十七歲

先都諫復徙館于陶之凌巷而予從泰宇曹
師學夙仰曹師之規行矩步稱人師而曹師

一見予文亦卽視爲相長之友志氣鼓舞藻

思溢發寂寥短章春容大篇腕如其口口如

其意一日三藝日中脫稿如探囊焉曹師課
藝篇有大結結中時有感寓曹師每勤默客
之戒亦間發爲詩歌是歲先都諫任脩脯資

八自謗

而傳餐屬之錢讀書得稍成片段云

二十年壬辰十八歲

予赴童子試縣府俱有名二月正于郡寓候
道試而怦怦心動急馳省則先都諫感寒疾
然聚授生徒如故予勸且暫遣因畱侍疾而
先都諫蹶然起曰負我負我因自出匣小刀
減一簪五分許爲試卷費促予登舟親爲解
維望予舟不見始入寢先都諫初不自虞其
革復謂道試固不遠也然予心目不寧間徯

徨寓門而人以訃聞先都諫以二月十五日終于正寢予驚怛號踊屣襪遺脫不復還寓跣而奔不識路則依官路行謂牽路可達乃未盡六里街兩足爲磚石屑所齧血漬泥墳赤屢起屢踣行道嗟悼一轎卒楊君賢以事歸邑見而隱之挾與俱困甚則附其肩以行昏時達邑至外家則錢媼業遣女徘徊乘其未蓋棺一識阿翁面孔云急買舟歸尚二更得躬含殮也先都諫彌畱時不欲葬于祖塋意欲問之君典叔父得尺地可葬者而叔父故出嗣于南郊叔大父弗得自主又木直薄不可以久屋主人難之遂藁葬于祖塋今三十四年矣未能更葬非先都諫志也葬畢人散一母一子徒朝夕哭屋主人故有子從先都諫學因拉諸從先都諫者畢從予予于是意爲蒙師矣予旣未冠而諸生徒者又故狎處而年相若者有之頗黠陰號召諸生令弗驅予約予知之立爲程約弗如約者罰弗

自譖

二之十

自譖

二之十一

爽而黠者佯聽之黠者以爲予將終聽之諸小生亦嚴事予逾于嚴黠生矣偶一日午假予散步于隣場牆以內而場以外故有五聖神祠黠者率諸生徒然燭祝予死予一一聽之從間戶潛歸于塾儼然坐黠者至予叱令跪弗驅予詰以頃于神祠前羅拜而祝者何言諸生徒相顧失魄而黠者首服其辜自是莫敢以黠應矣復與諸父兄約歸而驅謹者密以聞歸而倣弗驅者密以聞間一獎之責密以聞歸而倣弗驅者密以聞間一獎之責之而諸生徒之驅約在家如其在塾也課蒙之暇間爲時文古文詩歌俱弗專二十二年癸巳十九歲業仍館于陶矣李君全吾以生徒過多恐廢業延以訓其子壻并拉唐張二三生李實貧弗能爲館穀主其意良厚先孺人遷居于君典叔父之側楹中二十二年甲午二十歲張生爲主附以孫氏諸徒張以椎油爲業夜